

意林轻文库

绘梦古风系列

005

凤九卿

作品
元宝儿
YUANBAOER
WORKS

(一)

女中诸葛与腹黑帝王恩怨纠葛、生死对弈
资深作家元宝儿
深情奉献

《轻小说》

本季头条火爆连载，
百万读者翘首以待

一个极度聪明却经常迷糊的女子，
蕙质兰心，绝世无双
一段天平两端的爱情，以信任为砝码，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一场牵动着九重宫阙的政治博弈，
以江山为聘，旷古烁今

凤九卿

——一部以她为名的宫闱变乱史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



凤九御

元宝儿 著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九卿. 1 / 元宝儿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98-1793-1

I. ①凤… II. ①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154号

凤九卿(一) Feng Jiuqing (Yi)

著 者 元宝儿
出 版 人 孙洪军
顾 问 杜 务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主 编 张 弘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图书统筹 安小纪
特约编辑 黄佳佳
绘 图 源 雪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李 月
开 本 920mm × 635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1793-1

定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第一章			
天降奇缘梦一生	001		
第二章			
冤家宜结不宜解	021		
第三章			
佳人巧使连环计	041		
第四章			
命中注定有缘人	061		
第五章			
阳奉阴违忠义全	081		
第六章			
走天下巧遇名医	101		
		第七章	
		水落石出陷囹圄	121
		第八章	
		王府夜闯盗宝贼	143
		第九章	
		求灵药化身为仆	165
		第十章	
		治宰相辗转奉呈	181
		第十一章	
		为救人身陷虎口	201
		第十二章	
		生事端分道扬镳	223





第一章
天降奇缘梦

一



龙凤相争

荣祯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漫天的大雪将整个京城披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外衣，刺骨的寒风在空气中怒吼着，恣意妄为地昭显着它的无情与冷漠。

散发着潮湿气味的天牢里，一个身形瘦削高挑、披散着凌乱长发的女子，被狱卒从牢房中拖出。

当狱卒粗糙的手指不经意地透过薄薄的衣料，碰到女子娇软的肌肤时，一记清脆的耳光也毫不客气地落到狱卒的脸上。

那狱卒怔了怔，捂着麻痛的脸颊，不敢相信地看向那长发女子。

仅是那一眼，便让他通体生寒，浑身发冷。

利刃一样锐利的目光直直射向自己，即使眼前这名女子浑身都透着狼狽，却依旧不减她与生俱来的倨傲。

狱卒被她阴狠的目光盯得浑身不自在。

虽然这个令整个黑阙王朝闻风丧胆的大奸臣被证明是个女人，但她曾经所创下的种种奇迹，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

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挨她一记耳光，那狱卒心里到底有些不痛快。

他“哼”了一声，忍不住骂道：“你狂什么？就算曾经再风光，也别忘了，你现在不过就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阶下囚！”

女人闻言，冷笑一声，无视对方色厉内荏的眼神，径自向地牢的另一端走去。

龙御宫的软榻上，慵懒地斜倚着一名年轻男子，那人披了件镶着貂毛的宽大袍子，五官如雕刻一般棱角分明，俊美绝伦。

室内燃着拥有安神作用的凤髓香，左右两旁恭立着十多名身穿官装的小宫娥。

榻上的男子手中正捧着一本书闲闲地翻看着。

这时，宫门外隐约传来极轻的脚步声，紧接着传来小太监的声音：“陛下，人已经带过来了，是否要她现在见驾？”

倚在榻上的年轻帝王闻言，将手中的书本轻轻合拢，漆黑而深邃的眸底瞬间闪过一抹得意的光芒。

“将人给朕带进来吧！”

门外小太监轻应了一声，片刻工夫，就见那个被狱卒从地牢中拖出来的女子，以极其狼狈的姿态出现在年轻帝王的面前。

轩辕容锦从不否认，自己此生最大的劲敌，就是眼前这个曾叱咤风云、险些夺他性命且差点儿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狼戾女子。

她叫秦月白！

不，更确切地说，她真正的名字叫凤九卿！

十二岁时，其父遭奸人所害，整个凤家被满门抄斩。

侥幸逃生的凤九卿拜师学艺，为求上位，为报家仇，改名秦月白，女扮男装，暗中投靠太子一系，不足十六岁便踏上朝堂，开始了她血雨腥风的复仇之路。

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这个女人在布满阴谋的政治斗争中，充分而彻底地将她的权谋、睿智、犀利且残忍的手段一展无遗。

可以说黑阙王朝出身高贵且最有资格上位的太子轩辕君昊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他身边的这位权谋之臣凤九卿。

如果没有凤九卿，轩辕容锦的夺位之路不会如此艰难。



她果然是这世间不可多得的狠角色，女扮男装多年，居然没有人怀疑过她的身份。

只可惜她再厉害，在这个充满血腥的战场上，到底是棋差一招，最终以丧家犬的姿态败倒在他的手下。

慢吞吞地步下软榻，身材高挑且浑身充满帝王气的轩辕容锦，缓步踱到凤九卿面前。

抬手，轻轻勾起她的下巴。

那一刻，他清楚地从她的眼底看到了一抹倨傲且不肯服输的光芒。

他淡淡笑开，带着几分欣赏之意道：“我黑阙王朝自古以来便能人辈出，但唯一令朕打心底佩服的，却只有你凤九卿一人。”

对方眼底没有丝毫惧色，虽然此刻被屈辱地对待着，唇边依旧荡着戏谑的笑容。

“可惜这天下之间佩服我的人已经有很多了，皇上还是把您这份欣赏和恩宠留给别人吧。”

轩辕容锦不怒反笑。

勾在她下巴上的手指不着痕迹地收紧，力道大得仿佛可以在瞬息之间捏碎她的颌骨。

“虽然倔强也是一种个性的体现，但你可不要忘了自己此刻的立场。阶下囚就该有阶下囚的样子，在朕看来，你现在最该做的是向朕求饶，而不是极尽所能地激怒朕。”

那股庞大的力道虽然令凤九卿吃痛，她却依然面不改色，笑道：“原来皇上竟是一个如此容易被激怒的男人吗？”

“看来你对挑衅朕的底线似乎十分热衷。”

说话的同时，轩辕容锦猛然一用力，前一刻还倨傲地站在他面前的女人，下一刻便以极其屈辱的姿态，跪倒在他的面前。

被压跪在地上的凤九卿突然笑了几声。

她仰着足以魅惑人心的俏脸，桀骜不驯地抬起头，一字一句道：“自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假如当初得胜的一方是太子，那么此刻像狗一样跪在地

上任人凌辱的那个人，可就是皇上你了。”

不理会对方越来越危险的面孔，凤九卿继续道：“在我看来，皇上实在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昭显自己的龙威，你胜了，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但皇上也不要忘了，在你的夺位之战中，最大的那颗绊脚石，她是个女人。一个差点儿败在女人手中的帝王，你不觉得自己胜之不武吗？”

这话就如同同一记耳光，狠狠抽在了轩辕容锦的脸上。

如果凤九卿是个铁骨铮铮的男儿，那么这场战争他的确胜之无愧。

可偏偏凤九卿是个女人！

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里，凤九卿一个刚满双十年华的姑娘，居然差点儿让胸怀大志的轩辕容锦败北。

一旦这件事被史官载入史册，那么历经多年夺位之苦的轩辕容锦，绝对是黑阙王朝皇族史上最窝囊的一任帝王。

他不知道自己此时该恨还是该怒。

这个明明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女人，不但丝毫没有畏惧，反而像个得逞的胜利者，用最嘲弄的姿态向他耀武扬威。

气怒交加之际，轩辕容锦突然淡淡笑开。

他戏谑地捏住她俏丽的下巴，沉着嗓音，轻声在她耳边道：“原本朕是很想把你杀了的，可是现在，朕突然改变主意了。”

他轻柔地笑着，只是那笑意却未达眼底。

“朕决定断了你的筋脉，废了你的功夫，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当他清楚地从她眼底看到一闪即逝的惧意后，他知道，这场对决他已然略胜一筹。

征服女人并不困难。

困难的是，如何征服一个聪明而又诡计多端的女人。

凤九卿能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并取得今日的成就，心机绝对在他预料之外。

要将这么一个长满利爪的小兽彻底驯服，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磨光她的爪子，拔光她的牙齿。

就在轩辕容锦算计着该用何种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时，跪在地上的凤



九卿突然伸出一只手臂，勾住他的脖子，并向自己面孔的方向压低几分。

“皇上，其实有个秘密一直都埋藏在我的心底，本来我真的很想将这件事藏在心中一辈子的，不过现在……”

她将声音又压低了几分，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一句什么。

当话音落定的时候，只见轩辕容锦原本得意的脸色骤然大变。

他霍地起身，几乎在同一时间出手，紧紧揪住她胸前的衣襟。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跪在地上的凤九卿强忍着窒息的痛楚，唇边却挂着淡淡的微笑。

她哑着嗓子，勉强用极低的声音道：“一旦我将这件事公布天下，皇上可以猜想一下，你这个位置，还会不会如现在这般继续稳固地坐下去？”

揪在衣服上的手劲无形之中又大了几分，他甚至听到了指骨错位的咯咯声。

冷酷地眯起双眼，他咬牙切齿道：“用这种方式求死，你还真想得出来。”

“还请皇上……成全！”

轩辕容锦似乎能感受到她此刻濒临死亡的绝望感。

她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个秘密，所求的不过是一个解脱。

有那么一瞬间，他突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几分怜惜之情。

其实，她只不过是他和太子之间权位争斗中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可惜从一开始她就站错了位，如果时光可以重来……

轩辕容锦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眸中冷光绽现，手指微微一松，在她期盼的目光中冷笑道：“好，既然你一心求死，朕便如你所愿。”

当门外侍候着的小太监在皇上的吩咐下，将一杯鸩酒递到凤九卿面前的时候，她几乎想也不想地抓过酒杯，一饮而尽！

片刻工夫，那个曾导致黑阙王朝风云变幻的一代谋臣凤九卿，便带着胜利者的笑容，慢慢地闭上了双眼，与世辞别！

梦醒之后

毒酒入喉的那一瞬，凤九卿真切地体验到了死亡的滋味。无尽的痛楚、窒息、压抑，几乎将她逼到黑暗的绝境。

她猛地睁开眼，剧烈的心跳犹在耳边盘旋不去。额上冷汗直流，滑腻的汗液几乎将她薄薄的衣衫浸透。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前的影像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陌生而又熟悉的房间布置，就像梦境一样不真实。凤九卿四下打量一眼，冷静而淡漠地分析着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这是吏部尚书府二小姐的闺房，也是她十二岁之前一直居住的地方。

午后的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斜射进来，将被打扫得干净整洁的地面洒上一层金色的光芒。

紧闭的房门突然被人轻轻推开，一个十六七岁的妙龄丫头走了进来，当她看到凤九卿坐在床上发呆的时候，不由得露出了一个极度震惊的表情。

她失声叫道：“二小姐，你……你终于醒啦？”

头仍旧有些痛的凤九卿仔细一瞧，原来发出惊叫的，正是凤家被抄斩之前，她房里的使唤丫头彩霞。

现在是什么情况？莫非她在做梦？



她很清楚地记得自己死在轩辕容锦赐给她的那杯鸩酒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当初为了帮太子上位，和轩辕容锦对峙，她做了太多违背良心的坏事。

像她这种人，就算初衷是为了给凤家报仇，但犯下的罪孽足够她下地狱被审判一万次了。所以就算她死了，也不会有半句怨言，但眼前的情况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彩霞见她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看着自己，惊喜交加道：“二小姐，你昏睡了整整三个月，如今终于醒了过来，这简直是天大的喜事！你等等，我就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爷……”

说罢，彩霞转身就要走，却被凤九卿一把拉了回来。

“你刚刚说什么？我睡了三个月？”

被她拉住手臂的彩霞用力地点了点头：“是啊，三个月前，小姐被毒蛇咬了一口，那条毒蛇的毒性太大，小姐当时就陷入了昏迷。老爷急得连头发都白了，花重金请来了名医，可小姐的蛇毒虽然治好了，人却一直昏睡不醒，就连名医都束手无策。迫于无奈，老爷只能用各种名贵的药材给小姐续命，并且吩咐奴婢等人守在小姐身边，盼望着小姐能有醒来的一天。皇天不负苦心人，小姐睡了三个月，终于醒来了！”听到这里，凤九卿的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

睡了三个月？她居然睡了整整三个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莫非，之前她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她在昏迷的这三个月中所做的一场梦？可是……如果那真的是一场梦的话，未免太过真实了。因为直到现在，她都能真切地回忆起那种感觉——当鸩酒入喉的那一刻，她几乎与死亡正式接轨。

“我爹呢？”再次听到这稚嫩的嗓音从自己的口中传出来，她心情真是无比激动。因为梦境里，凤家落难之后，她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女扮男装，改名换姓。

为了扮男人，她专门和师父学了一种武功，可以改变女性柔软的嗓音，避免她的身份暴露。

可是现在，她却听到自己发出少女一样软腻甜美的声音，这怎么能让好

不雀跃。

彩霞急忙回道：“老爷大清早就去上朝了，临走前还耳提面命，让奴婢每隔一个时辰就来看看小姐有没有苏醒的迹象。老天爷果然长眼，竟真的让昏睡了整整三个月的小姐醒了过来……”

听到这里，凤九卿再一次确定，她所经历的那可怕的一幕又一幕，果然是一场梦。

她突然跳下床，脚步踉跄地走到梳妆台前。铜镜里的面孔稚嫩而娇美，那是十二岁的凤九卿才有的容貌。

精致、绝美，肌肤白皙胜雪，最耀眼的就是左耳耳垂上的那枚耳钉，听她爹说，这枚耳钉是她刚出生不久后，玄乐道长送给她的满月礼物，只有左耳上的这一枚而已。

据说，这耳钉上镶着的石头，全天下只得这么一颗，别看貌不惊人，却是代代流传的宝贝。

凤九卿觉得这颗石头的外观并不华美，却因为她爹的嘱咐，从未把这枚耳钉摘下来过。久而久之，她也就把它们的存在给忘了。

凤九卿皱了皱眉头，当下也没太在意它，她沉浸在那个真实的梦境里。

梦中，她爹在她十二岁这一年得罪了朝中权贵，整个凤家突逢巨变，被人诬陷与敌国私通，最终落得个满门抄斩的罪名。

可她爹现在还活着，这是否说明，梦里发生的一切并不真实？

回头看了满脸不解的彩霞一眼，她哑着声问：“今儿是何年何月？”

彩霞被自家小姐的问题似乎问得有些傻，却还是急忙回道：“今儿是明康十五年七月十二，再过三天就是鬼节了，老爷昨儿还和小姐说，要多准备些烧纸和点心，去十里坡祭拜大夫人和二夫人呢。”

明康十五年七月十二，距鬼节还有三天。

这个日子凤九卿记得十分真切，因为梦里，她凤家就是在七月十三这天，被人发现与敌国私通的罪证，两日之后，也就是七月十五鬼节，凤家迎来了灭门惨案。

如果梦里的一切都是真的，也就意味着，明天就会有人来凤家搜刮所谓

的犯罪证据。

想到这里，她心头猛然一颤。

会吗？梦里的一切，最终会变成现实吗？

见她蹙眉沉思，露出一脸凝重的表情，彩霞忍不住想，为什么这个明明只有十二岁的姑娘，眼底却透着成年人才有的世故和沉着？

凤九卿并没有理会彩霞对自己的猜疑，事实上连她自己也有些糊涂，为什么在她昏迷之后的梦境里，竟然经历了从十二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八年时光。

如果她一直都是被娇养在深闺中的千金小姐，肯定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发出尖叫。

但她不是！

梦境之中，家庭的巨变迫使她变得早熟而冷静。

她既然能为了免受轩辕容锦加在她身上的屈辱而一心求死，自然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强迫自己接受目前的情况。

更何况现在并不是伤春悲秋的时候，如果她没记错，梦境之中的七月十二，她爹因公一夜未归。

隔天上午，朝廷就派兵前来搜府，紧接着就有人在她爹的书房查到了与敌国私通的信件。

想到这里，她急奔门外而去，彩霞在她身后叫道：“二小姐现在要用晚膳吗？”

凤九卿回头，一本正经道：“我肚子还不饿。另外，我有事要出府一趟，可能会晚些回来，你不必给我留门。”

也不理会彩霞到底有没有把她的话听进去，凤九卿吩咐完直接推门走人。

梦境之中凤氏一门被抓，她之所以会避过一难，是因为她贪玩，外出遇到幼时的玩伴，借故去对方家里玩耍，一夜未归。

当凤家被诬陷落狱的时候，恰逢她爹的故友，也是她梦境之中的师父玄乐道长从太华山赶来，直接将她这条漏网之鱼偷偷带走。

为了避免梦境重演，她不敢再多作耽搁，如果她没记错，那个导致凤家



被灭门的罪证，就是在她爹的书房中查获的。

趁人不备，她偷偷摸进书房。临近傍晚，房中的光线有些阴暗。

早在很久以前，她就知道这书房里有一个机关，是古董架上的一只玉花瓶，只要轻轻拧动，两排书架就会自动敞开。那是一间密室，珍藏的都是她爹多年来搜集的字画古董。

而当年那所谓的“罪证”，就是被人从密室中翻找出来的。

知道书房有机关的人少之又少，由此可判断，陷害她爹的必然是凤家的内鬼。

梦境之中，凤九卿也是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将陷害她爹的人揪出。那人是兵部侍郎吴道远，她爹官场上的同僚。

因为半年前吴道远的内侄考科举，结果被身为吏部之首的凤莫干，也就是她爹发现对方作弊，罪证确凿，引得皇帝大怒，下令责打八十板子。

吴道远那内侄也是个短命的，才挨了不到五十板子，就被活活打死了。

吴道远因为这件事恨得牙痒痒，不敢向皇上讨公道，便暗地里将这个仇记在她爹的头上。

历经半年的精心筹划，吴道远伪造罪证，终于将她凤家逼至万劫不复之地。

想到这里，凤九卿心中顿时升起各种恨意，如果不是这个吴道远，她凤家也不会被灭门；如果凤家没有被灭门，她最后也不会走上那样一条复仇之路……

当下不敢再多作细想，她走到那玉花瓶前，左右看了看之后，轻轻拧开机关，踏入密室。

这间密室有一个暗格，空间十分狭小，也幸亏她此时的身量极其瘦小，躲在暗格里刚刚好。

她倒想看看，究竟是哪个内鬼，暗中将那份足以致凤家灭门的东西，偷偷放到这间密室里的。

之所以会骗彩霞她晚上出门，也是因为此时此刻她不敢信任任何人。

这座宅子里，每个仆人都有可能是吴道远身边的内奸。

梦境之中她虽然亲手制裁了吴道远，但直到对方死的那一刻，也没将安



排在她爹身边的奸细供出来。

既然老天用梦境的方式来提醒她将要发生的悲剧，她自然不会轻易错过这个大好良机。

让凤九卿感到意外的是，在她昏迷做梦的那三个月里，她曾和师父玄乐道长学过几年功夫。而醒来之后，梦里所学的本事，居然可以被她驾轻就熟地使用。

她明显能感觉到体内有真气在流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来说，这已经足够她自保性命了。

想到这里，她越发觉得那长达三个月的梦太过诡异，不但演绎了她未来八年的人生，就连梦中学到的本事，也一并被她带到了梦外。

时间在一点点地流逝，她屏着呼吸静静等待着事态的变化。

也不知到底过了多久，就在她昏昏欲睡的时候，密室外隐约传来脚步声。

她顿时提高警惕，密室的大门被打开，一个人影闪了进来。黑暗之中，他打了个响指，一根蜡烛顿时燃了起来。

凤九卿不敢喘息，悄悄躲在暗格里向外张望，只见那人脸上蒙着黑布，身形十分高大。

只见他四下张望了一圈，幸亏密室空间并不大，那人确定安然无恙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小心翼翼地塞到了她爹用来珍藏字画的抽屉里。

一切准备就绪，那人挥手之间，蜡烛熄灭。没过多久，他便轻手轻脚地离开密室扬长而去。

凤九卿不由得“哼”了一声，从暗格里走出，扬手之际，那根刚刚灭掉的蜡烛再次亮了起来。

她取出信封，将信展开一看，里面所写的内容还真足以让她凤家被满门抄斩。

吴道远算计旁人的确有几分本事，可惜他棋差一招，不管是梦境之中还是现实中，都注定毁在她凤九卿的手中。

慢慢将信放到烛火上，亲眼看着它燃成灰烬。烛影之中，凤九卿露出阴冷算计的浅浅微笑……